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花月痕  
第十九回 送遠行賦誦哀江南 憶舊夢歌成秋子夜

話說癡珠次日，也曉得荷生病了。自秋心院回來，一路想道：「讓如將走，荷生復病，人生盛會，真不能常！」又觸起秋痕告訴許多的話。到了柳溪，瞧著叢蓼殘荷，黯黯斜陽，荒荒流水，真覺對此茫茫，百端俱集！廿三日，起來洗漱後，作個小橫披，是七絕四首。詩云：

朋舊天涯勝弟兄，依依半載慰羈情。  
不堪攜手河梁上，聽唱陽關煞尾聲。

金樽檀板擁妖姬，寶馬雕弓賭健兒。  
此後相思渺何處？莫愁湖畔月明時。

江北江南幾劫灰，蕪城碧血土成堆。  
好將一副英雄淚，灑遍新亭濁酒杯！

滾滾妖氛黯陣雲，天風鼓角下將軍。  
故人準備如椽筆，揮斥豐碑與紀勛。

又作一對云：

春風風人，夏雨雨人；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。

便坐車來訪讓如，把詩和聯親手遞上。讓如展開一看，大喜，謝了又謝。癡珠就約二十五日，過秋華堂一敘。讓如道：「這又何必呢？」癡珠道：「垂老惡聞戰鼓悲，急觴為緩憂心搗。而且經略委余敵如河東緝捕，我也要錢行。花案上瑤華、掌珠，說是好的，我不曾見面，請他來與秋痕作伴吧。」讓如答應。

癡珠順路，便約過敵如，又約子善、子秀，就來秋心院。兩人纏綿情話，早是黃昏。

癡珠要去瞧采秋的病，就到偷園。紅豆領上春鏡樓來，小丫鬟早將東屋簾子掀起。癡珠進去，見簾幕風微，藥爐香燼，床上垂下月色秋羅的帳。采秋坐在帳裏，就如芍藥煙籠，海棠香護。令人想漢武帝，隔障望李夫人光景，說道：「我聽荷生說你病，」正待說下，采秋早接著道：「荷生怎樣呢？」癡珠道：「我是前日見過他，嗽得利害。昨日隔一天，想今日該減些。」采秋歎一口氣道：「你教他好好保養吧。你和他說，我沒有甚麼病。」癡珠答應。

坐了一會，吃過茶，說些近事，就走了。回寓已有五下多鐘。

過了一日，秋華堂也照前一樣鋪設，秋痕七下鐘就來。早飯後，讓如先到，隨後大家也陸續到齊。讓如領著眾人，往芙蓉洲汾神廟散步，從西院回來秋華堂，見席已擺好。癡珠送酒，大家通辭了。敵如首座，讓如第二位，子善、子秀第三、第四。以後位次，不用說是癡珠一人上首，下首秋痕、掌珠、瑤華三人團坐。

酒行數巡，掌珠唱了一支小調，瑤華唱了一支二簧。秋痕向癡珠說道：「我今天嗓子不好，你給我告個假吧。」敵如笑道：「你不唱，我說個令，你卻要依。」秋痕道：「我便遵令吧。」敵如笑道：「還有一說，別人不管，你是不准替代。」

秋痕遲疑一會，也自答應。敵如便喝一杯令酒，道：「我這令是一個字，如因緣『因』字，困卦『困』字，將裏頭一個字挖出來，卻得有本字領起，疊句《四書》兩句。說得好，大家公賀一杯，說得牽強及說不出者，罰三杯。大家依麼？」大家通依了。敵如道：「我如今說一個『國』字吧，《四書》疊句是：『或勞心，或勞力。』」大家都讚道：「好！」公賀一杯。

下首是子善，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這字不好，是個『囚』字，《四書》疊句：『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？』」故如道：「字面不好，說得《四書》卻極渾成，大家通喝杯酒吧。」下首是掌珠，情願罰酒。再下首便是秋痕，秋痕卻不思索，說道：「我說一個『圉』字，《四書》疊句：『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。』」大家都拍手說道：「自然之至，我們該賀一杯。」

秋痕瞧著癡珠笑，癡珠急把臉側開了，向瑤華說道：「琴仙，輪到你了，你想一個字，我替你說《四書》。」瑤華想一想，說個「圃」字。癡珠道：「這個字，教我那裏去找兩句《四書》呢？你再說一字吧。」瑤華又想一想，說個「圃」字。癡珠道：「得了：『始吾於人也，今吾於人也。』」敵如道：「錯了，這兩句是疊文，不是疊句。而且『吾』字在第二字，該罰三杯。」癡珠道：「我說得太急，忘了。但我是替人的，罰一杯吧。」敵如也依了。

癡珠喝了酒，復向瑤華道：「你再說一字。」秋痕道：「已經罰了，還要重說作甚麼呢？」瑤華笑道：「給我再說一個吧。」掌珠道：「你有人替說《四書》，又有人替喝罰酒，就說一百個也何妨呢？」瑤華道：「我祇說這一個，看他有《四書》出來沒有。」大家問道：「甚麼字？」瑤華道：「淵字。」癡珠鼓掌道：「水哉，水哉！」大家也嘩然笑道：「妙得很！大家又該賀了。」於是子秀說個「田」字，《四書》是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。」讓如說個「曰」字，《四書》是：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」大家也都說：「好！各賀一杯。」

癡珠道：「我說一字收令吧。」便說了個「固」字，《四書》是：古之人，古之人」大家齊聲道：「好！」敵如道：「我喝一大杯。」癡珠道：「我也陪一大杯。」

此時內外上下都上了燈，癡珠向讓如道：「回首七夕，不及一月，再想不到今日開此高筵！」便吟道：「死別已吞聲，生別長惻惻。」讓如道：「我自己也想不到。」說著，兩人神色都覺修然。

秋痕怕癡珠喝了酒，傷心起來，便說道：「我有個令，大家行吧。」敵如道：「甚麼令？大家商量。」秋痕笑道：「我這令，是有賀酒，沒有罰酒，做個破題。」癡珠笑道：「酒令要做破題，也是奇談。」敵如道：「《桃花扇》上酒令，不是有個『冰綃汗巾』的破承題麼？且看秋痕出甚麼題。」秋痕道：「我這題也是《四書》上有的。」讓如道：「又牙的令是《四書》，你的令又是《四書》，不是單作難我麼？」秋痕向讓如道：「我出題，隨著人做不做，你再想一個令吧。」

讓如想一想道：「我還飛觴吧，是『江南』二字，數到者，兩人接令。」癡珠道：「好！秋痕，你出題吧。」秋痕道：「我的題，是《四書》開章第一個的圓。」敵如道：「好題！」秋痕道：「讓如，你飛觴吧。」讓如喝一杯酒，說道：「子善、敵如喝酒。乘勝克捷，江南悉平。」癡珠拍案道：「好極！顧我老非題柱客，知君纔是濟川功。」就將大杯，教秋痕斟滿一杯，向讓如道：「我賀你一杯。」於是子善、敵如也喝了酒。

敵如笑道：「行文、喝酒、飛觴，今日真是五官並用。」秋痕催著飛觴，敵如道：「我先交卷了，再飛觴吧。我破題得了。」便唸道：

「所貴聖人之神德兮，刑方以為圓。」癡珠笑道：「超妙得很！大家各賀一大杯吧。」於是大家各喝了酒。

子善道：「聽著『江南』飛觴。青山一發是江南。琴仙、秋痕喝酒。」敵如便指著秋痕，笑道：「我要再給秋痕喝一杯。家在江南黃葉村。」癡珠吟道：「山中漏茅屋，誰復依戶牖？」當下瑤華、掌珠各喝了一杯酒。秋痕便喝了兩杯。

癡珠道：「我也交卷吧。大團在上，予欲無言。」敵如道：「運用成語，如自己出，我也還敬一大杯酒。」大家也各人賀一杯。

秋痕催著瑤華飛觴。瑤華卻瞧著癡珠，說道：「聽我飛觴：青衫淚滿江南客。出如、癡珠喝酒。」癡珠笑道：「琴仙可人也。」讓如道：「我也湊了兩句請教吧。意在囊中，不言而喻。」癡珠喝一聲「好」，說道：「讓如竟有如此巧思，我便要喝三大杯哩。」秋痕瞅了癡珠一眼，說道：「你真要拚命喝嗎？」子秀道：「秋痕，你該兩句飛觴，不要管別人的事，快請說吧。」

秋痕道：「我的頭一句是：霜剪江南綠，該子秀、讓如喝酒；第二句是：寄恨江南，也該子秀、讓如喝。」讓如道：「秋痕，你怎的算計我兩個哩？」秋痕笑道：「多敬你兩鍾酒，不好麼？」便催掌珠。

掌珠笑道：「我沒有詩句，怎好呢？」秋痕道：「你有現成句子都好。」掌珠又笑道：「我祇有這四個字，說出來，卻自己要先喝酒了。」便一手舉杯，向癡珠說道：「江南才子。」說畢，將酒自己先喝乾，向秋痕道：「你也喝吧，這是冤你一杯酒。如今該讓如、癡珠飛觴了。」

讓如說道：「解作江南斷腸句。讓如、子秀喝酒。」癡珠向讓如道：「官愛江南好。子秀、琴仙喝酒。」子秀道：「我共該四句飛觴了，一起說吧。第一句，是讓如、癡珠喝酒。論德則惠存江南；第二句，秋痕、寶憐喝酒。正是江南好風景；第三句，我同琴仙喝一鍾。江南無所有；第四句，秋痕、寶憐再喝。黃葉江南一棹歸。」秋痕笑道：「子秀你好！三句要我喝二杯酒！」

讓如道：「我說兩句。第一句給癡珠、讓如喝。珥江南之明不璫；第二句，我陪癡珠喝吧。江南江北青山多。」癡珠道：「大家通說了，我雙收吧。破題是：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；飛觴是：魂兮歸來哀江南。」說吧，噙著眼淚，將筷子亂擊桌板，誦那痲信《哀江南賦》，聲聲哽咽起來。

慌得秋痕跑到上首，說道：「你醉了，到炕上躺躺吧。」癡珠剛唸得「信生世等於龍門，辭親同於河洛，奉立身之遺訓，受成書之顧託」四句，就給秋痕奪去筷子，便說道：「我沒有醉，你不要怕。」讓如瞧著錶，說道：「十一下鐘了，我們也該散了。」讓如便催著端飯，秋痕早擰塊熱手巾，遞給癡珠。

癡珠轉笑向讓如道：「醉卻不醉，祇心上不曉得，無緣無故會傷感起來！」讓如道：「客邊心緒，凡百難言，放開些吧。」癡珠又覺痛心難忍，讓如也自淒惶，吟道：「亂後今相見，秋深獨運行。」大家黯然。

轉是癡珠破涕笑道：「分手雖屬難堪，壯心要還在。」便吟道：「要聞除穢籟，休作畫麒麟。」大家都道：「好極！癡珠豪爽人，該有此轉語。」於是吃些稀飯。洗漱一完，讓如三人和掌珠、瑤華就都散了。祇讓如、秋痕十分難受，奈夜已深，不能不分手而去。

看官！你道癡珠這一晚，好過不好過呢？

且說荷生、采秋，病或不愈，愈後復病。直至八月初，甫皆脫體。

這日癡珠無事，帶了秋痕回來。適值刮風，秋痕見癡珠身上，祇穿兩件夾衣服。便叫人回去，取件茶色湖縐薄棉襖，替他換上。方卸去長夾襖，癡珠摳著小衫，將手向背上搔癢，便把那個九龍佩露出來。荷生瞧見，也不言語，轉說道：「風大，你快穿上吧。」

癡珠換過衣服，喝過茶。見采秋、秋痕同坐床沿，聽荷生說那江南軍務。講得令人喪氣，便吟道：「嘩夷相混合，宇宙一膾脛。」

一人走來外間，見長案上書堆中，有一本《鴛鴦鏡》填詞，就取來隨手一翻，是《金絡索》，填的詞是：

情無半點真，情有千般恨。怨女呆兒，拉扯無安頓。蠶絲理愈紛，沒來由，越是聰明越是昏。那壁廂，梨花泣盡欄前粉；這壁廂，蝴蝶飛來夢裏魂。堪嗟憫，憐才暮色太紛紛。活牽連一種癡人，死纏綿一種癡魂。穿不透風流陣！又往下看，填的前腔是：

藍田玉氣溫，流水年華迅。鶯燕樓臺，容易東風盡。三生石上，因小溫存，領略人間一刻春。恁道是黃金硬鑄同心印，怎曉得青草翻添不了根。難纏忿，怕香銷燈地恨黃昏。夢鴛鴦一片秋雲，葬鴛鴦一片秋墳。誰替恁歌長恨！

忽然想道：「怕就是這一段故事。」便將序文檢看，卻是將《池北偶談》「李閑謝玉清」一則衍出來，就不看了。

裏間荷生說到「南北兩營潰散，大帥跑上番舶」，大家俱笑吟吟坐聽，都忘卻癡珠。祇秋痕看見癡珠出去外間，半日靜悄悄的。

便起來將簾子一掀，祇見癡珠手上拿一本書。那兩隻眼睛，直注在書皮上呆呆的瞧。秋痕不知其故，向前說道：「怎的？」癡珠也不答應。荷生也跟出來，見癡珠坐著發呆，秋痕站著發急，倒好笑得很，忍著笑道：「瞧甚麼，這樣出神？」也向前來看，癡珠將書擱在案上，說道：「汝們都不懂得。」秋痕便扯過癡珠的手道：「不要講夢話了。」癡珠又不答應。荷生也覺駭然，便叫道：「癡珠！你瘋麼？」此時紅豆、小丫鬟都站在一旁。

采秋聽荷生叫得大聲，也出來瞧。祇見癡珠笑道：「我那裏是瘋，我記那碑文。」荷生三人見他好端端說話，便也好笑，都問道：「是甚麼碑文？」癡珠道：「我四月間，草涼驛作了一夢，見個雙鴛詞碑記，當時默了出來，祇忘一半。至夢中光景，合著眼便見那個人，那個地方。自潼關以後，病了兩場，把夢通忘了。這會碑文也祇記得『則有家傳漢相，派衍蘇州』十字，你道可恨不可恨！」荷生道：「你既然默了一半，便有底了，記他作甚？」秋痕道：「這有甚麼要緊事，也值得這樣用心去想！人家說我傻，我卻不傻。你喚作癡珠，不真個癡麼？」

采秋道：「這夢也奇，確確實實有篇碑記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你信他鬼話！不過是他，有這一篇遊戲筆墨，編這謊話騙人！」癡珠道：「我要編個謊，甚麼編不得，卻編個不完不全的夢？你不信，我明天檢那碑記給你瞧，還是草涼驛飯店五更天寫的。」采秋道：「這碑記就說的姓韋，卻也古怪！」秋痕道：「那碑記說這姓韋，是怎樣呢？」癡珠道：「這姓韋的也同我們一樣吧，就中敘的曲折，我通忘了。」正說著，丫鬟們端上飯，四人小飲，到了二更方散。

這一晚，癡珠心上總把《金絡索》兩支填詞反復吟詠。不想秋痕，另有無數的話，要向癡珠講。卻燈下躊躇，枕邊吐茹，總不好自己直說出來。忽然問著癡珠道：「妓女不受人污辱，算得是節？不算是節？」癡珠道：「怎麼不算得是節？元末毛惜惜，明末葛嫩、楚雲、瓊枝，那個敢說他不是節！」秋痕道：「你曉得我這個人怎樣結果？」癡珠道：「我自己結果，也不知道，那裏曉得你。你今日不聽荷生說，那江南光景？給我看來，普天下的人，也不知作何結果，何況我與你呢！」秋痕便默然不說。

癡珠枕上聽著階畔窗內蟲吟唧唧，反來覆去，一息難安，吟道：「人生半哀樂，天地有順逆。」秋痕在枕邊，便將「哀」、「樂」、「順」、「逆」，字字要癡珠講出，癡珠含笑不語。一會，做成《秋子夜》三章云：

寒蛩啼不住，鐵馬風力緊。

明月人羅幃，夢破鴛鴦冷。

捐棄素羅衣，製就合歡帳。

一串夜來香，為歡置枕上。

依似秋芙蓉，歡似秋來燕。

燕去隔年歸，零落芙蓉面。秋痕聽了，歎口氣道：「芙蓉間斷，你卻不管！」癡珠笑道：「你叫我怎樣管呢？」秋痕道：「你聽四更了，睡吧。」正是：

天涯芳草，目極傷心。

干卿底事？一往情深！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